

上游 1381 号

师渊博

打从记事起,我便时常被突然撕裂青空的悠长轰鸣的汽笛声吓得机灵。这时,如果赶忙从窗棱底部望向声源处,便能瞅见一团白云缓缓升腾,在风儿的簇拥下,有时化作大烟圈、有时散作棉花糖,不多时便飘散于视线之外。

在长久的盯视下,白烟圈化作了表盘,记忆的时针开始飞转,光阴快速回拨到小学时的某年盛夏,鸣蝉们此起彼伏在树梢上扯着破锣嗓子咿了哇啦。父亲今儿个不知因何兴致颇佳,决定领着我上班的地方开开眼。我一路蹦蹦跳跳,兴致勃勃地跟在后面,渐渐,马路消失了,再之后,铁轨出现了,顺着铁轨向远方眺望,我一下就看出了只有《铁道游击队》里才见过的火车头——黑油瓦亮泛着金属光泽的“上游 1381 号”!

它好像早就预料到有一天我会来,就那么静静兀立在那里,像唐太宗麾下桀骜不驯的白蹄乌,从宛若鼻孔的大烟囱里殷殷地喷着白汽。站在它跟前,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原本嘈杂的世界忽然安静了下来,小不点的我就象桑丘·潘沙那样,目瞪口呆躲在原本伟岸的堂·吉珂德后边,仿佛被抽了魂一般,霎时便被这个金属铁疙瘩给镇住了。

没见过大世面的我,直勾勾地呆看了半天,才想起用手托起口水滴了一地的下巴。在父亲的呼唤下,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爬到“上游 1381 号”驾驶室外。

作为拉动第一次工业革命飞奔的伟大发明,目之所及全是裸露在外、线条粗犷、硕大无比的金属构件,越往驾驶室走,迎面的空气越发闷热焦躁。原来,心脏一样的巨型蒸汽锅炉一直保持着待机状态,微微震颤地将空气点燃,还通过炉口缝隙连续喷涌,把雄性的荷尔蒙注入到钢筋铁骨的每寸肌肤,不管是燧人氏遇见普罗米修斯,还是祝融对上赫菲斯托斯,此时此刻,“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

在父亲的提醒示范下,我有模有样地举起比我还高的铁锹,戳在近旁的煤堆上,先用右脚对准铁锹狠蹬一脚,煤进铁锹后下压抽出,然后再用右脚踏住炉门一个突出的圆形脚踏装置,炉门便呼的一下开了,之后顶着冲出来无数劈头盖脸的火蛇,飞速地把铁锹上的煤拽进去就立刻抬脚。这可不是件轻松的差事。我环顾狭窄逼仄的驾驶室,甩开膀子麻溜地攀上司机的座位。不可一世的机器怪兽这么轻易就被我征服了。

各种光怪陆离的幻想场景挨个装模作样地耀武扬威一番后,父亲心有灵犀地来到了身后,我的天呐,蓄势待发半天的“上游 1381 号”这下真要启动了!

轰隆、轰隆、轰隆隆,疏通了全身的关节后,憋闷了许久的老伙计满血复活了。从静卧不动到蹒跚踟蹰,再到双腿矫健直到飞奔如虹,浑身都充满了力量,那是前进的力量,旺盛的力量,一往无前还所向披靡的力量,我的心也随着窗外变换的风景而激情雀跃。伴随着史蒂芬逊的力量,工业革命的力量,一声高亢的汽笛声,将时空发生了扭曲,迅速把我从中抽离,瞬间回到了眼前……

物竞天择,即便再不舍,也阻挡不了时代的变迁。2006年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喷出最后的白烟响鼻,喊出最后如雷贯耳的酣畅淋漓后,“上游 1381 号”滚烫火热的巨大心脏渐渐由暖转凉直到冰冷,劳累一生的“上游 1381 号”终于能卸下负重,颐养天年了。

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长枪短炮”们满怀无限的不舍与敬意,纷纷连按快门,不断咔嚓下“上游 1381 号”万众瞩目的荣耀谢幕瞬间,将雄壮有力的旧时光定格封存。在它的身后,芳华也随着一并定格远去的老工友们轻轻别过

身子,用力瞪着眼里噙着的泪花,一语不发地祭奠着曾经炽烈的火热青春。

好在“上游 1381 号”虽然原地退休了,但依然时不时能受到新老工友的亲切热情、精心照料,有时乍一看,比退休前还要鹤发童颜呢。这也让“上游 1381 号”多次在百无聊赖的午后神游太虚时,恍惚自己早已沉眠的心脏,仿若又开始了有力地跳动,意气风发地驰骋在广袤的大地上。

快乐时光总是短暂,下班的广播声总是适时响起,将夕阳余晖下浑身泛着金光的“上游 1381 号”拉返到现实当中。每当这时,一脸慈祥的“上游 1381 号”便会悠然自得地眯着眼,期盼美梦延续、旧日重现……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群陌生人,将“上游 1381 号”粉刷一新后,便将其带离了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故土,安置到了一个陌生熙攘的公园化新居。不多时,它周围便聚起了十里八村的群众。大家对这个初来乍到的大块头充满了好奇,乌泱泱围着它评头论足,特别是中青年们挈妇将雏,对着老火车头怀念复述着童年,一家子其乐融融、无比温馨。对此,即便是一辈子走南闯北、阅人无数的“上游 1381 号”,也按捺不住沉寂的内心,心潮澎湃地静静回应着大家,熟悉着新家。

一个星期后,围观“上游 1381 号”的人不如刚开始多了,有些问题的话头刚出嘴边,能接下茬的人屈指头也没几个了。再一个星期,留意“上游 1381 号”的主要是远处周边稍晚得知消息或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除了新到此地游览、办事的,基本看不到年轻的面孔了。一个月后,除了个别偶尔驻足把“上游 1381 号”当作地标确定方向而顺便看一眼的人,每天匆匆而来、亟亟而过的各色人

群已经把“上游 1381 号”当作空气一般视若无睹而无人问津了,常伴的只剩下三五不时得闲休憩的阿猫阿狗们。

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好多年过去了。熟悉的环境愈发生疏,曾以为搬离工作岗位便能重获新生,可以发挥余热的“上游 1381 号”,彷徨了、失落了、苦闷了,它就跟大树一样,离了地气,斑驳得毫无生机。它被封闭在一个人造的寂寥围墙内,犹如动物园里囚禁的猛类,再也没有了流光溢彩,完全失了神气活现,除了飞鸟走兽偶尔光顾,已经难觅曾经熟悉的面孔。脑海里那些活灵活现的片段渐渐散了开去,全都记不得了,心虽然早已冰冷,但这次,似乎连大脑也开始冰冷了——活着只是为了等死,可,曾经活过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狐死首丘,叶落归根。对于风烛残年的“上游 1381 号”来说,这只是一种奢望。被冷落疏忽的“上游 1381 号”找不到家了,锈迹斑斑的家的记忆随着夜幕逐渐沉埋,在雨打风吹中稀落落、淡淡疏。

有人说,每个人都会去世三次。第一次是他停止呼吸的时候,从生物学上来说他已经死了;第二次是他下葬的时候,从社会上死了,从此世界上再也没有了他的位置;第三次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忘记他的时候,那时候才算真正的死了,永远的去逝了。幸好,我亲爱的大朋友,记忆里最温暖的白月光,“上游 1381 号”,你一直未曾远去,因为我,从未忘记过你!

一个时代落幕了,一个时代开始了。

附:“上游 1381 号”火车头长 23 米,宽 3.1 米,高 4.5 米,重 99.5 吨,于 1971 年在太原选煤厂投入运行,2006 年退役。“上游 1381 号”火车头陈列工程于 2010 年 12 月 26 日竣工。2020 年 8 月,因太原市地铁一号线施工需要,被再次搬离至仓库暂存。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

黄昏与静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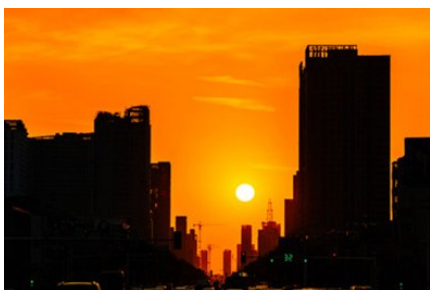
潘洪科

在黄昏静下来
五月的太阳收敛起它的余热
太阳从四月走过,走过春季
还有风沙

在黄昏静下来
静的是身心、暮色,还有感觉
心在太阳的走动中
就没有停下
如同我们的生命和年龄
没有一刻地停下

夜幕来临的时候
黄昏已经隐去
静下来的夜,睁着眼
与现实对话

(作者退休)



一砖一瓦一座城

何川(新闻中心)

太阳石

七绝

王燕桥

羊卓雍措湖
山环碧水水含山,
湖面蓝天两玉颜。
本是瑶池歌舞地,
群仙西去落人间。

珠穆朗玛山下
花甲人生当自强,

珠峰脚下显疏狂。
今为雪域独行客,
闲看浮云舒卷忙。

雪山
倚天染黛白云中,
雪覆峰头成皓秀。
又是杜鹃盛开季,

山光草色似仙宫。

天路之旅
窗外风光窗内欢,
翻山越岭不虚看。
云开千嶂雪峰秀,
福佑人间百世安。

游铜钹山

一柱巍然似佛陀,
擎天踏浪震云河。
遥看铜钹景如画,
碧水盈盈拥翠螺。

(作者单位:临汾公司)